



潘向黎著

轻触微温

…………阿瞳按摩着秋子的背。秋子觉得自己的背松了下来。渐渐变热，变柔软，开始溶化。然后是整个身体都成了一汪水。而阿瞳的手指像一个个石子，激起一圈圈又痛又酥又快意的涟漪。

…………阿瞳的触摸，让秋子觉得自己是一张琴，所有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弦。最后化作了一汪水。柔得聚不起来。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轻触微温

潘向黎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轻触微温/潘向黎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.11

ISBN 7-5321-2291-3

I. 轻… II. 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5869 号

轻触微温

潘向黎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 字数 116,000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,000 册

ISBN 7-5321-2291-3/I·1838 定价:12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5419233×7462

目录
MuLu

恋人日记 /1

变歌 /66

秋天如此辽阔 /125

轻触微温 /169

恋人日记

一、“没有你，我觉得很寂寞”

■不少人心目中，日本似乎是一块吸满了“金钱”汁液的海绵，随便往哪儿一挤一按，都会淌下钱来。



1

可是，我在东京却感觉不到这一点。丰富而方便的物质生活，代价也昂贵。大学校园里，巨额的学费、书本费、每月的房租、生活费、交通费……，像一座大山，压在大多数学生的头上。

所以，当铃木美代子拉我去市郊参加一个葡萄节时，我一下子想到的就是：要少打一天工，还要多化不少钱。在国外，玩的代价从来不是-1，而是 $(-1) + (-1) = -2$ 的。我迟疑不语。

铃木说：“只要交一点点钱，就可以进葡萄园，亲手摘下一串串葡萄，随便吃多少，只要我们吃得下！多好呀！那里的葡萄可是出名的呀！”她的声音一贯悦耳，今天更是显得甜蜜而蛊惑。

铃木是我的好朋友。她也是个典型的袖珍美人，一双一笑就眯成月牙儿的眼睛，还有一个单酒窝。她是英文专业的，所以，在我刚进这家国立大学而日语不过关时，我们就用英语交流得不亦乐乎了。惟一不足的是，她是个老板的独生女，千娇百宠，自然难以体谅我作为一个穷留学生的诸多不易。这不怪她，连我自己，要不是只身到异国读书，又何尝想象得出？

看铃木眼巴巴地望着我，我心里就决定去了。嘴里故意说：“有车吗？”

她一下子笑了，“我不是刚买了一辆车吗？开起来棒极了！”

我当然知道，她刚买了一辆玫瑰色的跑车，一心想开出去兜风。东京都内拉不出速度，让人憋气。——这是她重复了上百次的抱怨，我要是坚决不去，那会让她很扫兴，那也太不够朋友了。于是我说：“我去！”

那个葡萄园里都是奶白泛紫红的葡萄名种“甲斐路”，非常像玉雕，咬下去又脆又嫩，更甜得不可思议。我们吃得满手都是葡萄汁，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。

从葡萄园出来，铃木一边开车，一连呻吟：“哎哟，撑死我了！裙腰勒得喘不过气了……”

开着开着，她忽然又说这附近有个温泉旅馆很不错，应该去住一夜。我说第二天还要打工，还是早点回都内，加上住一天旅馆的钱，超出了我的预算。铃木却硬说旅馆反正她包一间，住一个人还





是两个人都一样。又说：“我还没有和外国朋友去过温泉呢，你就忍心让我扫兴吗？”她真是看准了我的弱点，我只好又让了步，其实我心里也明白，她是生怕我只顾读书、打工，没有余暇领略异国风情、享受生活乐趣。于是，跑车又箭一样射向温泉了。

第二天，我让铃木直接送我到打工的“麦当劳”。进衣帽间放下行李，换上制服和船形帽，出来和大家打招呼，又请大家吃我带来的温泉特产——一种小酥饼。胖胖的店长对我请假两天毫无不快之色，说了句“旅行愉快就好”，然后不等我回答，已扛着一箱鸡肉饼大步走开了。我知道他在月底会扣掉我两天的工钱，那公平合理。



4

和我最好的吉田大妈（我私下这么叫），这时悄悄挨过来——“直接来上班的吧？先别干活，吃一个汉堡包吧！”我摇摇头——“谢谢，我不想吃。”我不饿，即使饿，我也不会店里吃。虽然店里的人似乎可以吃任何东西，但店长从来没有明确对我发出这种邀请，我不愿显得有点“偷偷摸摸”。这家店里就我一个外国人，我不想让日本人把我看扁了。

站了三小时柜台，一身疲惫地回到我的“窝”，坐在榻榻米上，想着昨天我在那么高级的温泉旅馆泡温泉，吃烤虾、生鱼片，今天又戴上船形纸帽卖汉堡包。这在国内不可思议的事，在这儿似乎并存得天衣无缝、再自然不过了。留学的体验真妙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电话响了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喂、喂？”

“我是内田。”

“啊，内田君，你好。”我的应答和语调，都很日本化，礼貌有加，但听不出亲疏远近。

“打了好几次电话找你，都不在。我都担心了。”他听上去有些闷闷的，不像平时的没心没肺。

“我作了一次短途旅行。让你担心，真对不起。”我心情好，话也就柔和。其实，我又不是他的什么人，乱操心。父母或担保人这么说，还差不多呢。

“我怕你生病了，还是煤气中毒……一个人住，出了事可不得了。”他心有余悸地。

我有些感动了，低低地说了句：“谢谢。”——这回不是客套。

他半天没有声音，我几乎怀疑他收了线，正要挂断，听见他的声音又清晰地传来：

“小晴，这几天，没有你我很寂寞。”

他第一次这么叫我，而且叫得这么温柔。我心里像炸开一整串的葡萄，溢满了又甜又酸的汁液。

这是怎么了？他——爱上我了吗？

我不讨厌他，只是——我从未想过和外国人恋爱，何况他还是一个日本人。天哪，我又喜又忧地跌坐在坐垫上，不知怎么平息心里纷乱的水流。



二、“我叫内田弘元”

在这所著名的国立大学里，我读的是比较文学的硕士学位。校内可以自选旁听其他专业或年级的课程，第二年，我选了日本文学科。

上课第一天，我就认识了他。那天，我坐到一个空位子上，打开书包，像每个新学期开始那样，心里充满宁静的愉悦。

老师介绍说：“这是从上海来的高桑，请大家关照。”我站起来一鞠躬，“我是高晴，请多关照。”教室里荡起一阵笑声，夹杂着“高桑”（高小姐）、“晴将”（小晴）的叫声，显然他们很好奇。

第一节一下课，前排的一个女生笑眯眯地说：“你好！我叫田中麻理子。”后排的一个男生说：“上海，我去过的。上海的女孩子好漂亮喔！啊，对了，我叫谷村。”我笑着——回答着，这时，一个男孩子走过来，坐到我身边的位置上，他说：“Hi！我叫内田弘元。”我回头一看，遇上一双狭长而深邃的眼睛，专注地看着我，还带着探究的笑意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一慌，竟脱口而出：“内田——什么？”随即窘得低下了头，太失礼了。

他并不介意，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用铅笔写上——内、田、弘、元，还注上罗马字发音：WUJI DA HIRO YUKI。

那行铅笔字早已模糊了，而我仍然记得他那狭长、专注、带笑的眼睛，还有他的声音——“我叫内田弘元”，还有我自己在心里默



默重复的声音：内——田——弘——元……我当时不知道，这个名字会深深写进我的心、我的生命，而且我不得不因此面临一连串的抉择。

不知是家庭的影响，还是其他人无意中的昭示，在选择男朋友方面，有“三种人”似乎一向在排除之列：艺术家、诗人、高干子弟。我固执地认为与前二者的结合会失去正常人的生活，与后者相恋则会在不平等的关系中被扭曲。来日本之前，又加上一类：日本人。

虽然，对许多钓金龟的女性来说，只要腰缠万贯而不论币种，但我是挑人。那么日本人的外在与内心，并不占优势。有的还加上满身铜臭和虚伪，叫人怎么忍受？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他们并不过分干预我的事，只是说，最好是中国人，如果是外国籍也最好是华裔。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
可是，内田的出现，从一开始就使我忘记了一点：他，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。

此后，每周两次的旁听，内田总会和我打招呼，课间他常常从走廊上的自动售货机上买来两纸杯咖啡，给我一杯，然后随便聊聊——东京与上海的天气啦，日本菜与中国菜的优劣啦……他是开朗的，常常为一句话笑得前仰后合——似乎没什么心眼儿。

我注意到他有一副不错的身材，大概有 175 公分，宽而厚实的肩，修长的双腿。他的脸是比较典型的日本人的脸，长脸，窄额，细



长的眼睛，要不是那张略大的嘴使他添上一点生动，他看上去是相当朴实的。应该承认，日本人的身高与长相也在进化。

他似乎不是一个好学生，上课常迟到，而且有时听课时似睡非睡。很奇怪的一个人，我不明白。以前还以为日本大学生个个刻苦用功得不得了呢。

在这儿，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与笑容随时可见，就是难以互相了解。知心这个词，超市里没卖，校园里也不好找。可以一起去买东西，一起去运动，一起吃午饭，表面上很不错，可连对方的心是冷是热都无法触及。

不是不寂寞的。繁华的都市，漠漠地穿行，不属于任何团体，不关心任何人，也没有人在乎你。我看东京如沙漠，料东京看我也如是。我不在这个城市的怀抱里，我只是从它的边缘擦过，带一丝凄凉的风声。

初秋，我感冒了。一星期没上学，在家喝牛奶、果汁度日。第二个星期再去内田班上时，他一下子窜过来，很不文雅地说：“喂，上星期怎么没来？”我懒懒地答：“感冒啦——！”他张大嘴：“哎呀，不要紧吧？看病了吗？吃药了吗？”我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没事了。”就径自走开了，余光扫到了他的表情，有点受伤的样子，心里有一闪即逝的歉意。

两节课后，到午餐时间了。他又走过来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想问个问题，关于中国的。”我抬头看他，他说：“听说中国的女孩子，除



了男朋友,不和其他的男孩子一起吃饭,是真的吗?”我说:“没有的事,偶尔吃一顿,有什么不好?”

他马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色,“那么,中午一起吃午饭吧,好吗?”

我真是自作自受。没有理由拒绝,就干脆地答应了。

我们在学校外最近的一家面馆吃了那一顿饭。那顿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是面特别好吃,也不是有什么插曲,更没有柔情蜜意的表白,而是——当走出面馆时,他给了老板娘一张纸币,老板娘问:“两位一起付吗?”他居然坦然之至地说:“不,分开付。”我慌忙掏钱包,为自己的那碗叉烧面付了600日元。这是请客?没一点绅士风度,太差劲了。也许,是我误解了,他说的是“一起吃饭”,并不是“请客”,以后我要小心。



可是,想到彼此都是学生,与家长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,我又原谅了他。

内田平时在一家书店打工,从搬书、收钱到打扫卫生样样干,每天去干几小时,一周挣两万日元左右。他的学费是他父母出的,他自己挣的钱则够他付房租、吃饭和交际的——紧巴巴的。可我却因此对他有一份好感:他可以自食其力,不是好逸恶劳。而且,他干什么都认真、出色,似乎有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的可能。

也许,这一切传统的想象只是借口。我纯粹是欣赏他身上蓬勃的朝气和男儿气概。他带我去那家书店时,那种坦然自若和干

活时的干净利落，都令我刮目相看。

那天，他拿了工资，对我说：“请你去看电影。《阿拉丁》，很棒的。”我狐疑地问：“你请客？”他笑了，拍一下我的头——他最近总喜欢这样，欺负人几乎上瘾——“还记着哪，那次吃面的事。今天我请你，外加一顿晚饭。”

《阿拉丁》确实是部棒极了的片子，没想到动画片也可以有这么浪漫的情节、这么美丽的色彩和动人的音乐。我完全抛弃了“动画片是哄小孩的”偏见，看得很投入。内田呢，则从头至尾都是眉开眼笑，当那首获奥斯卡奖的主题曲响起时，他对我说：“太棒了，作曲的人了不起！”我觉得他像个孩子，单纯，容易满足。

看完电影去吃晚餐，他让我挑地方。我想了一下，说了家不贵的韩国料理店。他说：“别省钱，第一次请你。”我说：“我想吃烤肉，那里的烤肉很好吃。”

那一晚，我们不但吃了烤肉，还有海鲜、蔬菜、薯片，也烤着吃，很热闹。还喝了好几罐麒麟啤酒。我觉得那啤酒特别适口顺喉，一点都没想到自己本来不会喝酒。渐渐地，我开始喃喃咕咕地自言自语，又莫名其妙地想笑。内田应该是没醉，但红艳艳的灯火在他脸上、眸中跳跃，他那双狭长的眼睛里有一点点，闪闪地罩住了我。我忽然觉得心开始缓缓往下坠，没有任何依托似的。我说：“我该回去了。”

那夜分别时，我正要转身，他忽然拉住我，在我耳边笑着说：

“请相信我。”带着酒气的呼吸扑在我的腮边。“请相信我”——这是刚才电影里，王子对公主说的。他喝醉了，还是在开玩笑？

幸亏以后见面，他再也不提那天晚上的事，依旧轻轻松松，自自然然，我的心才停止了那种飘忽、下坠的感觉。

谁知我才出去了两天，他又来了这么个电话。虽说日本人把“寂寞”常常挂在嘴上，但他那种语气、声调，明显的有其他含义。我不知道该怎么看这个人，也不知道自己该鼓励还是拒绝这种“危险的倾向”……

三、“有这套茶杯该多好啊……”

我没有决定，也没有预感，就这么若即若离地和内田弘元来往着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对我没有直接表示什么，也没有亲昵的举动（那会令我不自在），大多数时候，他像个没心没肺、情窦未开的大孩子，拉我去打网球、去野餐、去图书馆，去为他所在的学生剧团当观众捧场……

日本人对棒球的狂热真令人惊奇，内田看时也会喊哑嗓子，而我却隔岸观火，他为此说过——“中国女孩子真不可思议，什么时候都不动声色。”我只微微一笑，不是这样，只是没有碰上让我“动”声色的事罢了。

这里没有在校学生不准恋爱的禁令。青春校园中恋爱像花儿一样处处盛开。没有人会对任何一对恋人大惊小怪、背后议论，因



为那和午餐吃什么一样纯属个人私事。多管闲事的未免让人觉得“风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”？所以触目都是对对情侣、双双情景。有时，我会突然脸发烧，偷眼看他，却浑然不觉似的。

先是觉得他不神经过敏挺好的，渐渐又有些怀疑：他会不会在装蒜？我是迷迷糊糊地受着他毫不露痕迹的关心、保护，那他呢？反正也没有压力，我们就这么单单纯纯地得过且过着。

两个人都是牛仔裤、白跑鞋，并肩来来去去，不由得有了一种手足般的亲近感。我常常告诫自己别忘了他的国籍，可一看见他又常常忘了。

我读书的时间比日本学生多得多。并不完全为了学位，我喜欢。除了课程内必读的书之外，介绍日本历史、地理、风土人情的书，还有花道、茶道、料理、工艺美术的书，只要能借到的，我都爱不释手，常常要内田催我去吃饭才放手。为了怕读书忘了打工的时间，我的书包里放着一个会发出鸟鸣声的小闹钟，随身背来背去。

我的日文还不够用，看书时要不断查字典，有的还要问别人——最常问的当然是内田。他很耐心，但有时会伸伸舌头：“哟！这问题啊，还真没想到。”被我逼急了，会反咬一口——“只有你们外国学生才会琢磨这些怪问题！”我顺手用书打过去，两个人都哭笑不得。

除了读书，我最大的嗜好是陶瓷。我不会陶艺，也没想过要拜师学习此道，我只是喜欢看陶瓷，看得津津有味。我注意到，日本



